

陈希天·著

侍衛長演義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SHIWEIZHANG
YAN YI



侍卫长演义

陈希天·著

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



L021942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吴金海

封面设计：黄建平

封面题字：谢孝思

侍卫长演义

陈希天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93,000

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8,000册

ISBN 7-5321-0746-9/I·593 定价：3.40元

目 录

楔 子	神秘的平门路一号及其主人·····	1
第一章	“五中全会”之后 苏州蛰居·····	4
第二章	南京入阁 蒋委员长侍从室·····	31
第三章	赣南密行 六一运动·····	66
第四章	西安负伤 “双十二”事变·····	118
第五章	长江转进 八一三抗战·····	219
尾 声	飞去东京 “纸片轰炸”·····	282

楔 子

神秘的平门路一号及其主人

彭先生原籍苏州。苏州在前清出了十九个状元，号称“状元之都”，他感到沾光不少，所以迁居外地后，每年总要像点水蜻蜓似的回几次苏州。下火车后，民国初年得坐马车绕阊门进城，国民党北伐胜利后，重开了平门，出火车站后，坐上黄包车，只须几分钟就能进城。不过，那个地段很荒凉，从平门城脚起，一直到北寺塔为止，马路东面是个二、三千步方圆的大较场，西面是一片菜地和桑田。没有任何吸引人的东西。

民国二十一年回苏那次，彭先生发现那片菜地和桑田上，矗立起一排西式楼房，整齐的窗盘足有近二十个，从黄包车上一眼望去，这幢巨大的建筑，从侧面看来很像一列自北而南的火车，不过它是两层的。这种最新型的，而且是如此规模的西式公馆，在古老的苏州城中，除了蒋介石如夫人姚氏的私邸外，可说是绝无仅有。这使彭先生感到十分惊奇。但是，使彭先生更惊奇的是，谁都没见过这座公馆的主人，甚至说不出这位主人的真实姓名。彭先生当然只是在熟悉人中顺便问问而已。浮光掠影式的访问，又不容许他去作更多的打听。

多年来，彭先生心中一直存在着这个神秘的谜。

事有凑巧，民国二十四年那年夏天，彭先生在苏州得病住

进了和庆医院，那病房的朝北楼窗，正好对着这家神秘的公馆的南端，望过去，可以看清楚这幢建筑群的正面。原来，里头还有一进，和沿马路的那进，完全一模一样。望过去，整个结构好像并列在双轨铁路上的两列火车。屈指算算，足有五十间之多。

彭先生的好奇心又被打动了，回过头去向同病房的潘先生问道：

“请问老兄，北面那幢洋房，是那位大人物的公馆？”

潘先生是个滑稽家，故弄玄虚道：

“你不是说‘苏州只出状元，不出武将’吗？他就是近年来冒出来的一员武将！”

彭先生苦笑道：

“在下蛰居他乡僻地，孤陋寡闻，苏州出了什么武将，哪里能知道！请老兄直说了吧！”

潘先生又道：

“还是要你猜，范围可以缩小些，是位上将！”

彭先生摇头道：

“上将也多着呢！除了特级上将只有蒋委员长一位外，其他一、二级上将，什么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陈济棠、张学良……都是，怎么能猜得到！”

潘先生又道：

“还是要你猜，范围再缩小些，是蒋介石的‘八大金刚’之一！”

这回彭先生认真了，回到自己的床位上，躺着，两眼望着天花板，一个一个扳指头，嘴里咕哝着：

“何应钦，顾祝同，蒋鼎文，陈诚，陈继承，刘峙，张治

中……我只背得出七个，忘了一个。”

潘先生哈哈大笑道：

“那公馆正是你忘记了的那个的！”

第 一 章

“五全大会”之后 苏州蛰居

—

苏州平门路一号是座神秘的宅子，主人秦达均是个神秘的人物。

秦达均出身小镇寒门，早岁从军，挤身显要后，不是广州、南昌，便是武汉、保定，长期在外，难得回家，是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人物。秦达均性格特殊，就是回家，也从不搞什么锦衣回乡的排场，也不与本乡人士认亲结友。几次都是夜火车到苏，自己驾驶小汽车回家，一到家中，总是闭门不出，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与两位夫人盘桓一起，图个闺房乐趣，享几天清福，待当地人士得到消息上门求见，早已人去楼空。几次这样一来，有意攀附的人，心也就凉了。所以造成了这种罕见现象，这么显赫的将军府第，竟也会“门庭冷落故人稀”，乃至冷落得连普通百姓都把他遗忘了。

这次秦达均是开完国民党五全大会后返苏的。这回他又得了个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，又把一大批同寅、同事甩在一边。他一半开心，一半气恼。开心的原因自不必说，气恼的

是，招致了不少人的抨击和讽刺。说什么“秦达均是净括精”咧，“不堪为人师表”咧，“常败将军”咧。更恼人的是“两广”、“东北军等杂牌方面倒没有说什么，这些幕前幕后的攻击，竟都来自自己的“黄埔系”。要不是校长亲自提名，准会弄得“羊肉未吃着，弄得一身羊膻臭”。秦达均一气之下，五中全会十二月八日一结束，他九日就赌气回了苏州。虽然，呆在南京可以杜门谢客，傅厚岗的小公馆也足可闹中取静，但南京是国府所在，“冠盖满京华”，要静静不下来，不如苏州可以唯我独尊，平门路一号可以逍遥自在。

二

今天是回苏州的第二天，秦达均黎明即起，独自在健身房内做了木马、双杠和手枪应急射击等基本动作，然后回房漱洗、更衣。秦达均端详着镜子中的自己，虽然年逾不惑，练毕功夫依然面不改色。这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南京“陆小”、武昌“陆中”、保定军校、日本士官、黄埔军校，十四年的严格训练，已使这些吃力、艰苦，甚至冒险的动作，习惯成自然，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但非人人如此，据他所知，不要说何应钦、顾祝同，就是下一辈的陈诚，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后，也不再“闻鸡起舞”了。他想到这一点，对镜子露出了一丝笑意。

秦达均换了一身整洁的哗叽军便服，接着到书房做第二道功课。这次不是一个人，丹妮已经擦粉点唇完毕，默默地站在他后头。秦达均铺纸拈笔时，丹妮也动手滴水磨墨。十五年来，除了行军、作战外，练书法和练功一样，可说寒暑不易风雨无阻。他赢得儒将的美名，除了谈吐文雅，便是写得一手好

字，临右军《兰亭序》几可乱真。孟子曰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”，写字对他来说，也是一种养气之法，运笔入神时，任何烦恼、忧虑都可得到解脱。今天临的是《金刚经》。他余忿未尽，信笔挥毫，一口气连写了七八页，忘了一直侍立在旁的丹妮，立得脚都酸痛了，一直写到听得响起一阵钢琴声时才收笔。绿妮习惯是早餐后才练琴的，每逢空房时还睡懒觉。他看了一眼手表，原来快八点半了，站起身子时不由得对大夫人报以一个抱歉的微笑。

秦达均早餐时习惯边吃边看报纸。昨天报载北平学生闹事，他担心何应钦再次受国人唾骂。今天报纸中没夹信件，他行踪如此保密，在苏州极少有信。他发觉夹了一张名片。他很不高兴，也有些恼怒。飞快地排了一下泄密的漏洞，汽车夫、包车夫、马夫、花匠、看门、卫士、勤务兵、厨子、女佣……都有可能，但又都不可能。再排就要排到两个夫人、姊姊和六个孩子，这当然更不可能。秦达均边纳罕，边看了一眼那张名片。见名片上印着“松江·田虎·字仲寅”七个字，都是印刷体的，纸张也普通。他犹豫了一下。“名人不交友”，他七年前任上海淞沪警备总司令后，就成了“人未到名先到”的人物，广州、上海、武汉、南昌、保定，席间应酬，节上回拜，结识的人真可说成千上万，但都边结识边忘却。长袖善舞，但不拉帮结派，这是他的又一特点。秦达均尤其怕本乡本土认亲结友，什么原因连他十余年形影不离的两位夫人都不知道。对于像今天田虎这样的不速之客，本属“不见”之列，但考虑到田虎是早年在纽永健手下的同学，又是同乡袍泽，既来之，得敷衍一下，不然有损于自己的形象。

秦达均换了一双黑牛皮方头皮靴，扣上领间两档风纪扣，

然后昂首阔步地跨过天桥，穿过过道，走到位于外进南单元的会客室。

田虎早来了，也穿着军装，不过是青灰色“爱国布”的，足登马靴，别着个只有“两杠三星”的领章，大胡子刮得光光的，依然保持北伐时的风貌。只见他一手端着茶杯，一手在胡乱地翻阅报纸。见秦达均推进门来，从沙发上站起身来，边笑边招呼。还是老样子，寒暄时不称什么“总座”、“主任”，仍喊“仲平”。袍泽也好，同学也好，这些都是鲜为人知的往事，现在是两个现役军人的官场往来。官场往来先得寒暄一番，接着扯些时事之类，然后才得导入正题。

田虎也是官场老手，立刻发觉昔日同学微笑中渗带着矜持，显出一定距离。汪精卫被刺和“国民党五中全会”之类带机密性质的话题，自然不便启口，冷场更不行，于是即兴式地指着昨天的《大美晚报》谈开了：

“仲平，中央社上个月天天说，‘毛泽东将成为石达开第二，太平军大渡河覆灭的历史将会重演一遍’，前天给某外国记者戳穿了。中央社昨天又说，‘窜到陕北的共军，只是漏网之鱼’、‘实已不堪一击’、‘中央限令张、杨克日进剿，不日即可荡平’。这类断言，究竟有几份价值？仲平，你在广东时和共方人士共处多年，清党后，又一直在剿共前线，能否作一中肯的评价？”

秦达均笑了，有分寸地摇了摇头：

“难说啊！仲寅别看兄弟在外是上将、行营主任，到了委员长身旁，只是一个侍从，一个没有脑袋只有手足的人物。不要说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’，就是说一句越轨话的权利都没有。方才所问，恕兄弟不能作答。不过，有一点可以奉告老兄，中

央社的这类消息，都由陈布雷捉刀！连杨永泰、晏道刚这两位首揆、次揆都不敢划行！”

田虎讨了个没趣，虎威顿时杀了一半。掏出个十四K金斧头牌烟盒，取出一支，递给秦达均，自己用打火机点了一支，借机转圜。吐了个烟圈，叹口气换个话题：

“仲平，你说得对，‘军人以服从为天职’，得听蒋委员长的命令！不准你抵抗日军，你就不得抵抗；要你放弃东北，你就只好移驻西北。在这方面，张学良给军界树立了个楷模。但是，我田某人要学学不像啊！”

秦达均知道田虎的话，话中有音，已离题不远，怕他再绕圈子、拖时间，今天上午答应绿妮教她骑马，得打发这厮快些出门。秦达均轻轻用食指弹了弹烟灰，有意问道：

“仲寅，此话怎讲？你我之间，有话尽可直说！”

田虎瞥了一眼秦达均的脸色，认真道：

“与你十余年未通音讯，话得从头说起。田虎我本苏籍兵勇，民国十六年反正时，人枪足有一千，终算给了个团番号。第一次北伐时，弟兄不可说不卖力气，随大军北进，一直打到徐州。宁汉分裂时，对蒋委员长可谓不忠，本团奉命回救芜湖，对稳定南京起了关键性作用。中原大战时，田某人仍旧做老鸨，人家避重就轻，保存实力，我团却尽打硬仗，在河南伤亡了三分之二。结果，民国十九年‘编遣’时，倒霉的却是我团，被撤销番号，安置往大别山‘屯垦’，弄得军不军，民不民，土匪不像土匪，成了真正的‘杂牌’。弟兄们看不惯人家中央军的趾高气昂，过不惯这种山地野居生活，三五成群地向我挥泪告别，这样，四百多人又去了一半……”

秦达均听田虎这样越扯越远，没完没了，不由得着急起

来。今天上午的时间，其宝贵，对他来说胜逾黄金。回苏后的第一周，循旧礼宿在丹妮房中，但绿妮很不高兴。两位夫人虽说是同胞姊妹，但爱情方面也是吃亏不起。尤其是绿妮，在杨氏姊妹行中排行第三，比丹妮大姊要小五岁，三十刚出头，还未生育，性欲方盛，何况留学日本，浪漫惯的。她又不能像别人家姨太太那样玩园林、上舞场、去戏馆，囿居在公馆范围内，只能白天靠练钢琴，晚上靠收听东京电台来消磨时间。秦达均有身难分，黄金又难买美人心，昨天就许她今天上午教她骑马，用白天讨她欢心的办法来弥补她晚上的痛苦。现在，眼看黄金般的时间在一分一分地逝去，虽然会客室墙上挂着大自鸣钟，但是秦达均还是低头看了看手表。

田虎虽说是老粗，但主人这一动作的含义还是懂的，像前清官员举起茶杯一样，是个体面的逐客令。但田虎这回没有起身，自己眼前这种处境，好不容易攀住一棵大树，怎肯白白放手。田虎只挪动了一下屁股，露出一丝尴尬的笑意，然后改变语气道：

“怨我啰唆了。现在长话短说，皖、鄂两省当局都下了逐客令，弄得我连个就食的地盘都没有。张学良丢了东北、华北，可去西北。当然我的地位不能和海陆空军副总司令攀比，但处境相似，丢了大别山，总得给我一个立足之地啊！但我的上峰至今没有这个安排……”

秦达均身子坐在沙发上，眼光只是望着窗外。“十月小阳春”的天气，园中依然鸟语花香，绿草如茵。他虽耳朵听着，但已心不在焉。

田虎当然看在眼里。他开始加强吸引力。他诡秘地眨了眨眼，放低了声音道：

“如今我自己找到了个好地盘，就是故乡江苏松江。那里
‘一二八’淞沪交战后，日军获得驻军权，邻近各县都想拉起
自卫团，那里当局者都是熟人，一切都谈妥了，只缺一个有力
的签呈。想到您，因此老着面皮找来了！”

秦达均正在听花园中马的嘶鸣，但注意力的一部分果然
被田虎的话吸引了过来。他意识到这是送上门来的一支力
量，而且是不需用黄金美钞来收买的一支力量。何乐不为，心
中不由得一动，嘴里却说道：

“兄弟虽算是江苏本省籍，但长期在外，恐怕不一定帮得
了这忙！”

田虎见秦达均虽已动心，但仍犹豫，忙说：“老弟，只要您
肯拉我一把，我在本乡立足后，日后就是您的力量。今日之中
国，谁没枪杆子，谁得下台，谁有多少枪杆子，就做多大的官。
张学良能继父业守住东北这块地盘，去西北仍保持副总司令
这个大官衔，说穿了，还不是他手下还有十几万人枪。其实老
弟在这方面比我这个半下野的上校要懂得多。我又啰唆了。
不过有一点，旁观者清，我得奉告你，你老弟的弱点正在这里。
什么第三师、三十二军、十三军，人走茶凉，都没抓住，一支力
量也不是你的。说句你不中听的话，你的门生陈诚就比你高
明。民国十七年才当上师长，但他能抓一个，牢一个，十一师
起家，并吞六十六团、独十三旅，升十八军军长，又收编五十二
师、四十三师、五十九师，在四次围剿时又升中路军总指挥，五
次围剿后，又升宜昌行辕主任。与你这位老师俨然平起平坐。
其间，虽被何应钦撤职两次，但都随撤随起，原因也是他手下
有一支唯他命是从的力量……”

一个越说越来劲，一个越听越出神。两人谈得正在入港。

突然随着一声“你怎么啦”的俏声，一个美人儿推门进来。那美人儿生一张白嫩得像剥光鹅蛋似的脸庞，披一肩乌油墨黑的波浪型头发，上穿黑麂皮紧身茄克，下穿白喇叭马裤，足登锃亮的长筒马靴，手中捏一根两尺多长的马鞭，脸上显得蛾眉微蹙，涂着猩红唇膏的小嘴巴已经撅起……田虎只觉得仿佛天上飞下了一个惊鸿般的天使，眼前顿觉一亮，上半身全酥了，忘了自己正在说话。

秦达均此时倒被田虎的话吸引住了，没有给两人介绍，连站都没站起来。只对绿妮挥了挥手，说了声，“我们在谈公事。改在明天教你！”待二夫人退出以后，随即恢复和田虎的谈话。

田虎发觉自己这么盯着人家内眷有些失礼，马上用打趣来掩饰。反正自己的对手已经就范，欲擒故纵，放松一下有好处。于是笑道：

“早听说老弟娶了一对姊妹花，‘红袖添香夜读书’，艳福不浅，不知方才那位夫人是姊还是妹？”

秦达均脸上有些发热。两广过去行“平妻制”，江苏不行，革命军人更不行。这是自己的疮疤。只说了个“妹”字便含糊过去。连忙从茶几上的烟盒中抽出两支“三炮台”，递给田虎一支，自己衔一支，掏出打火机，先给客人点了，然后自己也点了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等田虎再说下去。

田虎站起身来，在会客室里兜了个圈子。上面是白漆细纹的天花板、妃红的莲花形大吊灯，下面铺着红毡毯，南墙上挂着一幅织着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“空中花园”的波斯毛毯，北墙上挂着一幅吴湖帆的山水中堂。中西合璧，古今联缀。这种华贵的会客室，不要说苏州没有第二家，在上海恐怕也只有

地产大王哈同，海上闻人黄金荣家才有。

田虎重在沙发上坐定，弹了弹香烟灰，才悠然道：

“仲平，您什么时候认为可以？您就什么时候给我发个签呈。”

.....

秦达均今晚睡不着。没有卸去军装，捻亮那只绿瓷瓜形罩子的台灯，端坐在床前的那只爵士型转椅上，皱着两条剑眉，深深地思考着。他保持着军人风度，坐有坐相，即使闺房书斋，也从不懒散失体，从不挠腿搁脚，猫腰驼背，总是正襟危坐。他庆幸今晚正好宿在大房，得能无拘束地抽烟。丹妮虽然也讨厌抽烟，但知道这是丈夫思考问题的催化剂，她从父亲那里知道，事业的成功出自烟斗，她和绿妮不一样，虽然被烟味熏得发呛，还是默默的容忍着。今晚，她不便破例独睡，以致引起丈夫的不快，影响思维力的高度发挥。她又不便问长问短，丈夫思考的公事妇道人家是不应该知道的，她从不过问。她只能坐在床沿上，肩胛依着紫檀床柱，鼻子嗅着一只黄澄澄的大佛手，两只美丽的大眼含着笑，凝视着丈夫。

今晚刮起了西风。园里的松林发出一阵一阵的萧瑟的秋声。宋玉为秋声作过《秋声赋》，千古传颂不是没有道理。秋声发人深省，秋声逗起无限感慨。诗人墨客如此，胸有文章的武将征夫又何尝不是如此。

秦达均再三思考着田虎白天说的话。袁世凯称帝自灭以来，在中国，力量，包括兵力和地方势力，即等于权力。这几乎像牛顿的“万有引力”一样，成了一条未上教科书的定律。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，除了田虎所举的张学良、陈诚，还有广西的李、白，四川的刘湘，山西的阎锡山，山东的韩复榘以及最

近拥兵自立的陈济棠……在这方面，秦达均自然比田虎懂得多，田虎可说是班门弄斧。但是，田虎的话还是起作用的，他目前的处境并不妙，甚至可以说岌岌可危。他最后的实职是蒋委员长武汉行营的参谋长。他民国二十一年就主任南昌行营，二十二年主任保定行营，挤名黄埔系“八大金刚”，今年一月反降为张学良的幕僚。这还不算，十月份，武汉行营撤销，张学良去西北就任“剿总”代总司令，自己却不知什么缘故反被开缺落了个空。中执委谁都知道是个虚衔，甚至可说是个虚名，只有和实职加在一起才能转化为权力。落空的缘故，他手下没有兵力、地方势力可说是其中之一。当然田虎的二百多号杂牌谈不上是支力量，就是和松江地方当局结合也成不了气候，但毕竟是个开端。按理说，这支找上门来的力量，又不须自己掏腰包发饷，收纳不收纳的问题，用不着如此三思。但这事别人行，秦达均不行。他有一条自己的原则，这就是绝不拉私人兵力，绝不结营地方势力。这原则正好和兵力、地方势力等于权力的定律相反。这是否是康德“二律背反”的第五组，只有他一人心里有数。他打算终生吊在一颗树上。别人说他胸无城府，其实只能说胸无异志，城府还是深的，今晚对田虎投靠的再三考虑就表明了这一点。

夜深了。苏州是幽静的，苏州之夜更静得像个黑色的梦，容你的思想去驰骋，去翱翔。

耳畔除了秋声，偶然还有夜火车的轰鸣。

丹妮罩上了那件红得像火烧云般的秋季呢大衣。这是定亲时丈夫的礼物。丹妮爱它，不仅在于它出自香港惠罗公司一名英籍旧皇家裁缝之手，更在于丈夫喜爱它。如今，年岁不饶人，已不容许她再穿着它，她曾几次想割爱送给绿妮，物得